

# 在磨鍊中成長(一)

曹志源

(本文插圖刊121、122頁)

編者按：本文為旅美學人名教授曹志源博士近著「少年行」書中之一章，「少年行」已出版每冊定價新臺幣壹佰叁拾元，中外雜誌讀者特價優待祇收一〇〇元歡迎購閱，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 軍中生活雖艱苦，却在個人意料中

我於民國三十四年在湖南桃花江加入青年軍後，儘管在從軍的路上，問關跋涉，有時步行，有時可搭木炭車，驚險百倍，艱苦倍嘗。入營後的生活也比不上現在臺灣基地的部隊生活水準，但還是比我想像中的好了許多。加以我在出發前的鍛鍊和心理準備，對衣食住行，從無任何奢望，所以事實却使我常驚喜出望外。當留到後章再加敘述。這裏先把入營時的印象和觀感說一說。

我被編入青年遠征軍二〇五師六一四團的迫擊砲連。記得一輛運兵的大卡車把我們從貴陽接待站載運到離貴陽百餘里的貴筑縣麥家橋團部營

地時，已是下午時分，夕陽開始西下，透過藍天的雲彩，把週遭的山岳丘陵塗抹得格外鮮明，好像是油墨未乾的風景畫。使我想起家人避難的新市渡山村，只是少了一條可以行舟的溪流，懷鄉思親之情直搗我心，不可遏抑。

這時雖已是初春，但山村氣候仍具寒意。我們從車上看到遠處山邊，到處都是穿着灰色棉軍服的青年羣，手持圓鋸十字鎬，在辛勤地開山闢路 and 美化環境。個個像生龍活虎般地在挖的挖、挑的挑；不時有雄壯的歌聲和號聲從山谷間傳出，在夕陽餘暉中飄蕩，好像一陣熱風，朝我撲來，又把那剛才懷鄉思親的兒女情長吹散得無影無踪。我們到達連部以後，每十六個人被編為一班，有班長在等着接收我們。這些班長都是從正規軍中抽調來的優秀基幹。軍中不但生活和作戰經驗豐富，見識廣泛，而且體格和儀容都很不錯，制式動作也很標準。年齡都在三十上下，待人接物都好像受過特殊訓練。

我班班長姓趙（已忘其名），是一個山東大漢，具有燕趙氣概。對待我們，十分週到而不失其威嚴。我現在還記得他對我們「訓話」的開場

白，也很能表現其領導才能。當我們之中有些喜歡調皮搗蛋和開玩笑的人有侵他的尊嚴時，他說：「軍營便是家庭，我們都好像是叔伯兄弟，互相照顧愛護。但也有與家庭不同的地方，那便是『軍紀』。違反軍紀可與違犯家規不同。輕則被罰『兩腿半分彎』、『跑步』、『勞役洗廁所』，重則『關禁閉』，甚至『槍斃』。所以大家到軍營來，要把這點搞清楚。我們在平時私生活中，是兄弟；但在訓練、作戰方面，我是你們的班長，是軍紀的第一線維護人……」他這一頓不亢不卑的見面訓話，使大家聽得目瞪口呆，開始感到軍營生活的嚴格了。他也瞭解從軍青年中不乏藏龍臥虎，學問很好的人，如大學生，甚至中學、大學教師、公務員之類。他也曾以「如何把兵當好」為題向大家發表睡前演說：「我知道諸位都是有學問的人，或自命有學問的人，學歷上我可能比不過你們，但當兵不是來比學問的，而是來比報國殺敵的技術和勇氣的。兄弟過去在臺兒莊大戰、淞滬會戰、長沙第二次會戰、常德會戰中都殺過日本鬼子，而且帶過三次花（受傷之意）」。在這方面，經驗也許比你們多一點點……

「他的經歷自然引起我們敬畏之心。

班長當晚分配了我們的床位，吃飯桌席座位號碼。發給了制服、鞋靴裹腿、牙刷、牙膏、針線包等等。一種別開生面的團體生活，於焉開始。一過便是年餘。

每一個「連」是由三個「排」編成的，每一「排」管轄三「班」，除連排長、連排附外，還有一個政治指導員和幹事，經理事務軍需的特務長，煮飯的伙伕、剃頭兵、傳令兵、號兵、文書上士等等，總共約二百人，成爲一個獨立生活、訓練和作戰的單位。以後年餘，除勝利後受軍官訓練會改編一次，我經考選被編入六一四團程度最高的機關槍第三連外，都是在迫擊砲連同一模範生活中磨鍊。

如前所說，青年軍生活要比想像中好。不但衣物全新，伙食良好，無凍餒之虞，而且溫飽有餘。但初入營的幾個星期，由於生活習慣適應不易，我有些難忘的經驗。比如：我們一、二百人都是睡在竹子編紮的統床上，像沙丁魚似的一個緊接着一個。夜裏只聽到鼾聲四起，磨牙聲、夢囈聲，吵個不停，都是我未曾經驗過的。

好不容易剛剛走入夢鄉，天還未亮，號兵練號的單調聲浪，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又從山谷間傳來，把我吵醒，一股冷風，從窗縫吹進薄被，張目四望，不見父母的慈顏，不聞兄弟的吵鬧，也聽不見雄鷄報曉，和犬吠屋外行人的家鄉情調，常使我鄉思潮湧，再也不能入眠。這時，我會默誦祖父和父親教我有關古人征戰，他們很欣賞的一些詩詞

美句聊慰遠懷，如唐人王昌齡的「從軍行」：

「琵琶起舞喚新聲，總是關山離別情，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叫胡馬度陰山！」

唐人王子羽的涼州詞：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和宋朝范仲淹的漁家傲：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障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還有唐人王維的「少年行」，也是我信口可背的：

「一身能擘兩雕弧，虜騎千重只似無，偏坐金鞍調白羽，紛紛射殺五單于。」

我現在便以「少年行」作爲這本書名。

另一件使我爲難的事是早餐吃稀飯。大家都知道湖南是魚米之鄉，尤其是濱湖一帶，人民都不作與吃稀飯，只有窮人家爲了省米，或病人、老人爲了容易消化才喝稀飯；或逢凶年歉收，外省人來湖南逃荒乞食，有錢人或政府才煮稀飯予以救濟，叫做「施粥」。所以我一直沒有吃粥或喝稀飯的經驗。戰時物力維艱，軍隊有稀飯和花生米作爲早餐，已屬不易了。這却給了我好幾個星期的苦難。滾燙的幾大桶稀飯散佈飯廳，每人

排隊依次盛滿一大碗，值星官一聲「開動」的口

令，大家喝稀飯的聲音，好像是決了堤的洪水發出的泛濫聲一樣，使屋宇爲之震動。看到人家把碗對着大嘴，用手轉動着碗，一口氣便半碗下肚，然後用筷子向花生米盤發動攻擊，有如機關槍的連發一樣，有連續十餘發而不停者，我們叫他爲美式湯姆遜衝鋒槍手，可連發三十餘顆子彈也。我因怕燙，斯斯文文地吮吸，又缺乏用筷子挾花生米的技術（因湖南不產花生，很少以花生米佐食，僅以之作爲茶點待客），十五分鐘下來，離席的口令下了，還沒有喝完一碗。所以，起初的早餐，我總是吃不飽，整個上午都是餓著肚子上課出操。很後悔當年的準備工作做得不够，才遭這這種困難。好在午餐、晚餐都是四菜一湯，兩葷兩素，雖我也搶不過人家，但總可以吃飽。所以仍舊能感到滿足，士氣也很高昂。尤其想到前述當年見到有些部隊虐待士兵的慘況，和難民饑寒交迫的情形，更感到心滿意足和自身責任的重大。

入營不到幾天，在閱覽室看到舊報，知道我們出發地桃花江，在我們走後不久即被日軍佔領。原已到達貴州邊境的日軍，更有傾全力攻打貴陽，進逼重慶的態勢。我們奉到命令，要在兩個月內完成士兵戰鬥教育，這自然是熱血報國的機會到了。但當那緊張的訓練日程開始後，隨即發現自己的體力有些跟不上。一個四百公尺的荷槍戰鬥演習下來，簡直使我筋疲力竭。五十里的戰鬥行軍，也走得我氣喘如牛，腳板起泡。這如何能上前線殺敵呢？

於是一股湖南騾子的精神驅使我：「不向困難低頭！」「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一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路是人走出來的，力是人練出來的！」加上連排長的鼓勵和照顧，我加倍苦練，爬山、跑步、跳木馬、越障礙、翻單雙槓、操槍操礮，人家週末休息，我也去練。晚飯後，人家從事康樂活動，拉琴唱戲，散步聊天，我也去練，不到幾個月，我的體格大有進步，體力也顯著增加。不但可肩着步槍行軍不累，背着廿四公斤重的迫擊炮盤和行李包，居然也可以長途行軍了。至於操槍操礮，和射擊比賽，我居然還當選為連營團的代表，去參加全師的比賽。足證事在人為。這種湖南騾子不信邪的精神或挺勁，經過我在軍中的實驗有成後，對我後來克服種種難關，通過上百的考試，拿到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考取外交人員高考，浮沉宦海十餘年而未減頂，改業執教彼邦大學，深受學生同僚愛戴，當選優秀教授榮銜，都具有良好的影響作用。

## 手腦並用，術德兼修

約莫三個月以後，士兵戰鬥教育很順利地完成。原是散沙一般的文弱書生，竟於短時間內訓練成了士氣高昂的現代化部隊。記得當時東南亞盟軍參謀長美國魏德邁將軍曾來貴陽視察我軍訓練，並發表演說稱：

「聽說你們都是在貴國受到外敵打擊最危急的時候自動從軍的，在這樣短的時間內，有這樣

好的訓練成績，我要向你們致敬致賀，我可從你們奮鬥的精神和士氣，看到貴國光明的遠景。……」後來，青年軍中流行着一句口號：「有我在，中國必定強！」證明不論是「客觀」或「主觀」，青年軍精神在當時確是一股民族復興的熱潮。

湘西和黔桂邊境的征戰事因駐緬遠軍的及時回國而趨於穩定。回國遠征軍的威儀曾使我對國軍的印象大為改變，一掃我過去在家鄉看到的垂頭喪氣，甚至奄奄一息的軍隊印象。因而感到國家經濟工業的發達，才可裝備和維護現代化的軍隊，乃能鞏固國防，消滅強敵。當時從緬甸回國的遠征軍大概都是美式裝備，個個身體強壯，雄赳赳，氣昂昂，儀容好，紀律好，談吐也不凡。他們乘坐十輪軍運大卡車，從我們營地經過，循西南公路直奔前線。須稍作停留時，則在曠野自搭帳棚，秋毫不犯，離去時，場地比原先更要清潔。鋼盔武器，都是擦得雪亮發光。也有的遠征軍是循空運回國的。連續幾個星期，每夜輪到我站崗時，總是聽到機聲隆隆，在黑夜的高空響起。隨即見到機翼閃爍的燈火，由遠而近，我便知道這是空運國軍的飛機。月黑風高，夜涼如水，想到抗日，我反而精神抖擻，熱血沸騰，壯懷激烈，也盼望能够及早參戰呢。遠征軍到達前線後，湘西捷報頻傳。頑敵受阻，我們得機喘息加強訓練，以配合政府反攻大計。行伍間盛傳着我二〇五師將循桂林、衡陽、長沙、武漢，沿江而下，直迫上海。許多家在淪陷區的官兵，無不喜形於色，有迫不及待的心情，恨不能立刻大顯身手

，收復家園，使敵人屈膝於死難同胞的靈前，一雪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

又由於課程表上每天上午加了一堂日文，敏感的官兵竟煞有介事地自認我們將是佔領日本先遣部隊，一時士氣高昂到了極點。想不到幾個月前，寇軍還在我領土上橫行暴虐，狂轟濫炸，現在已到強弩之末了。真是天網恢恢，哀兵必勝。大家想得天花亂墜，好夢連床，交換着各種聽來的，或自編的新聞故事，也算是一種極大的滿足和樂趣呢！

青年軍的成員自然是很複雜的。以筆者所知來說，就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政府官員、社會青年等等，而在學青年佔大多數，其中大學生比例也不少。社會青年中，成份自然比較複雜，教育程度也較參差。學術水準高的後來都成了政工幹事或教官，當局運用他們的學識來教育水準低的我們。一時英文、日文、政治學，經濟學等都排上了課程表，按時講習，裨益匪淺。各級隊職官，也可說都是一時之選，且多高階低用，降職屈就，以示政府對青年軍之重視。如我們師長劉安祺將軍便是從軍長職位調來。

除了上述學科的內容豐富外，術科和勞動服務也是受到特別重視的。每早起身，便是一小時的跑步或爬山，上午十時前學科講習，十時後野外教練，下午回營或週末，還得拿起圓鋸十字鋸披荆斬棘，以美化環境。原來的荒山僻野，不到幾個月，都變成了現代化的軍營，秣馬厲兵，軍歌不絕，實在是一種別開生面的團體生活。

影響所及，在數十年後的今日，還依稀可以

在個人的生活習慣，為人處事上找到痕跡。尤其是在遭逢困難或危機的時候，總有「戒慎恐懼」之心，和「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的鎮定功夫。那都只有受過良好軍事訓練的人才會有的。

## 哀兵巨彈屈倭奴，百年國恥此時休

隨着盟軍在歐洲戰場的勝利，我反攻軍事也加速整備起來，學術科甚至生活教育的內容和層面都有顯著的提高，除了原有的隊職官和政治指導員外，許多從軍校調來的教官，和大專教授們也紛紛應聘到營中來講課，這顯然是政府有意重用青年軍，以應戰後建軍建國的需要，也就是前述傳聞我們很可能要代表國家去佔領敵國領土的自由。我師士飽馬肥，隨時待發。無如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第二顆原子彈毀滅長崎以後的一個下午，記得我連正打野外回營，特務長蕭政准尉將信將疑地向連長報告說，剛才從無線電廣播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不知確否。野外戰團教練過後疲憊不堪的我們，都好像吃下了興奮劑似的，連吃飯的心情都不能安定。待這個消息經團部證實，已經是傍晚時分。這一「興奮」，或者可說是「失望」的情緒，便爆發為軍中特有的一種狂風而不可遏抑。士兵們竟不由分說地把機槍和衝鋒槍等拿出來，對着天空和山谷盡情的發射，以發洩因敵人投降而產生的興奮情緒。迨皓月當空，夜闌人靜，同志們才陸續回營，開始編織著個

人如何迎接勝利的美夢。我當時熟讀唐詩，得李益句：

（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反復沉吟，雖無蘆管淒厲之聲，也未受降或佔領敵國，但望鄉心切，恐人人難免。我不禁高呼：「哀兵巨彈屈倭奴，百年國恥此時休！」對戰後國勢復興，充滿着信心和憧憬。無如戰後內亂繼起，轉徙流離，漸行漸遠，竟無機會一返家園，省視垂暮之祖父和雙親，和拜掃祖先之墳墓，良可慨也！

勝利的狂歡，像夏日的驕陽照射著祖國山河的每一角落，也照耀著每一個炎黃子孫的心坎。全國人口密集的各大城市，尤其是陪都重慶，從報紙上知道，都是通宵達旦，鞭炮不停地在慶祝。而我們却於三週後才有機會行軍到貴陽去參加省垣各界慶祝勝利的大遊行。我們這時已換上了嶄新的皮鞋和制服，已非當年赤腳草鞋，衣衫襤褸的部隊可比了。個個身體健康，年輕氣盛，容儀煥發，鋼鐵一般的隊伍，在大街的石板路上走過，發出雄壯而整齊的脚步聲響，與羣衆狂呼吶喊的喧聲相應和，真是狂熱到了萬分，掩蓋了一切憂愁，也滌除了心頭百年來民族恥辱的陰影，民心士氣，高昂到無以復加，空前盛況，此後也未曾再見，於今空留記憶而已。

記得就在全國狂歡的時候，也有許多有心人為勝利的過早來臨而憂心如焚，我連上的那位政治指導員似乎便有這種表示。此人生長河南，大學畢業，學識和日文程度甚佳，平時上課，很得

我們敬重。惜今已忘其名。他對勝利的降臨一直沒有表示過興奮或歡樂，相反的，只見他愁容滿面。他初步的反應，是在課堂上向我們解釋杜甫的一首詩：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他說詩人是富有情感的，所以一聽到好消息，便喜極而泣，急欲還鄉。然而他妻子管家，要張羅一切，便較理智清醒，知道不但搬家旅行，路途遙遠，困難多，還鄉後滿目瘡痍，要再建一個家，也是百廢待舉，談何容易。所以儘管聽到官軍收復故鄉的好消息，但一想到隨着還鄉而發生的各種困難，便免不了憂形於色了。老實說，我當時不但對他的解釋難置可否，即令現在也沒有對那首詩的背景細加研究。但印象深刻，至今難忘。後來，從報章特寫，知道最高領導階層當時對勝利的提早來臨，也是憂喜參半，甚至是憂多於喜的。這點，筆者後來曾特別提出叩詢家叔聖芬先生，他那時是最高領袖蔣主席的侍從機要秘書，經常隨侍左右，草擬文告和紀錄演說稿等。就在蔣公正式發表勝利廣播，昭告國人「以德報怨」和痛訓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惡的歷史性場合，也是家叔隨侍去中央廣播電臺的。他的答覆也是如此，可知國人對勝利的狂歡，多是如詩人一樣的感情流露。但有心人或領導人一想到戰後復員建國的艱難，和內亂的隱憂，又如何狂歡得起來呢？

記得勝利後曾在電影院看到一段根據蔣主席勝利祝詞特製的新聞片，認勝利已消除了百年外患國恥，正是國家復興的良機。全國同胞在各行各業個人崗位上努力奮鬥，發展教育，人人有書讀，文盲絕跡；民智水準提高，倫理、科技、民主齊頭並進，造成經濟、工商、貿易的發達，人人豐衣足食，國家建設蓬勃成長，國防堅強無敵，真是一幅美麗的遠景，也可以說是人的憧憬和夢想。無如，一切事與願違，內亂竟不稍待，燎原以起，勝利的果實，曇花一現，勝利的狂歡，瞬間變成內亂的淒涼。不到四年而大陸變色，數億人民淪於萬劫不復的紅禍中。此種原因，千頭萬緒，應為史家專論，非本書重點，日後有機會當從長分析。

## 和衷共濟贏勝利，分崩離析失江山

### 國脈斷張驚心怵目

勝利似乎到臨得太快一些，政府並沒有來得及在戰場上充份使用青年軍的武力。十個師中，好像只有一個師參加了戰鬪。換句話說，我們雖然是在抗戰最危急的時候請纓報國，但在抗敵致勝的事功上却沒有具體的貢獻或建樹。當然，要爭取勝利成果，分享榮譽，如充當佔領軍等，也是很為難的。結果是政府決定戰後繼續予我們十個月的軍官教育，以提高我們的事業水平和報國能力。成為國軍史上的第一批所謂「預備軍官」。

在接受軍官教育這一段時期，可說是國家和個人生命的一個轉捩點。那段時期，正值全國公私上下都沉醉在勝利狂熱和重建家園手忙腳亂的時代，也可以說是被勝利沖昏了腦袋的時代。執政的國民黨各級軍政幹部，包括軍中一個兵的作者自己，以為仗是我們打的，勝利的成果當然歸我。一部份天下為「私」，和操守有問題而位高權重的人，更以為是苦盡甘來，發財致富，雞犬升天的機會到了。表現得最令人咋舌的方面是所謂「接收」。這是一項最複雜和艱難的工作。由於勝利的倉卒來臨，準備工作如法令規章的不夠完備，人員挑選和訓練的不週，結果大亂。接收人員中，不是沒有奉公守法，為國為民，忠心耿耿，潔身自好，甚至為國捐軀的，如張莘夫等接收撫順煤礦，被共黨殺害等等。這些好人，絕對佔最大多數。但小部份人都是假公濟私，巧取豪奪，中飽自肥，把從敵偽方面接收過來的財產事業，利用案卷紀錄尚未建立，政府復員辦事程序還在草創時期，以偷天換日的方式，列入個人名下，成為私有，是所謂「接收」。這小部份人破壞了政府和國民黨的聲譽，把人心喪盡。正如俗話所說：「一粒老鼠屎，污染一鍋湯。」大部份忠貞為國的國民黨人，顯然地受到這些人的牽連，而有苦難言，甚至一籌莫展。因為那些曾在淪陷區域的人民，在敵偽統治奴役下過了八年非人生活，對祖國重光國土後的統治，期望特殷。因之，見到不理想的情形，失望也特別大。造成原已躍躍欲試的政客野心家，和伺機蠢動的中共八

路軍等乘勢而起的反政府聯合戰線，使戰後復員建國工作，難上加難。

國民政府領導八年抗戰，在極艱困的環境下，組織國人，艱苦卓絕，終於贏得勝利，不但消除了無惡不作的日本軍閥，而且解除了列強對我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躋國家於五強之一的地位，其貢獻和歷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否認的。但勝利後組織膨脹而趨於鬆懈，或不自檢肅，或謂「被勝利沖昏了腦袋」，或謂被反革命份子所滲透腐化，招致自誤誤國的責任，也是難以推卸的。

除上述「接收」破壞了政府的威信和喪失了民心外，派系紛爭似乎也是破壞團結，抵銷力量的致命傷。在任何一个社會或一羣人裏，都不免有派系的存在。黨同伐異，也是司空見慣和自然的事。尤其是事關國家大事的政治，見仁見智，政見不同，作法各異，中外古今，殊無例外。尤其在民主已上軌道的國家，更須有異端的存在，彼此競爭，互相較量，甚至批評指責，選民才有選擇的機會，否則，便如一潭死水，久而不聞其臭，那個社會，便不會有進步，不會有創造發明，故步自封，千年依舊，如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個人缺乏批評，便會抱殘守缺，唯吾獨尊，自我陶醉，馴至盲目自大，剛愎自用，落伍腐敗而不自知，奚論統治他人！所以民主社會，必須而自然有派系和政黨發生，各以其政見策略爭取人民支持，以實現其富國利民的宏願。不過，他們意見的不同應該是以富國利民為動機，而不應該以爭權奪利為目的。加以選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能騙所有的人於一時，你也能騙少數的人於永

久，但你絕不可能騙所有的人於永久！」這是美國林肯總統的至理名言，放諸四海而準的真理。明乎此，一個政治家或政黨，如果欲實現其政治抱負，也就是富國濟世的抱負，必須具有誠懇的心懷和品德，「誠」者仁也，不「誠」無物。「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所謂「仁政」，「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所謂天下，便是人心，人心向背的原因，大體上或原則上是相差不大的。所以仁的道理，關係政權的興廢隆污，和國家的存亡治亂。如孟子所說：「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見孟子離婁篇）所以孔孟一再強調「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又說：「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我國孔孟聖哲如此提倡的「仁政」，與古希臘政治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所謂：「政治是美好生活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西方政治上流行着一句格言：「誠實是最好的政策。」（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證諸人類歷史上的事實，那一個不誠實的政客會有好的下場呢？位高權大的美國總統如尼克森者，雖於一九七二年大選時，贏得五十州中四十九州的選票，但於「水門」事件揭露其欺人面貌後，落得身敗名裂，為人民所不齒。這就是「不誠」「不仁」，不保四海的好例證。我們也可以從歷史上或現實政治上發現，殆沒有一個政治腐敗或不上軌道的國家，其人民生活會如亞里斯多德所說的「美好」。

所以，政見的不同，政策和作法的各異，因而產生政治上的派系，只要是真正為了實現救國濟世的宏願，而不是以自私自利、爭權奪利為目的，也就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所諄諄提倡的「天下為公」，原來是一件好事。那便是說，大家爭着報國利民，各顯神通，不是很好的嗎？既然是為了報國利民，當自己的政見政策行不通，不實現了時，便應該「讓賢」，要有「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胸襟。而不應該「戀棧」，更不可利用國家公器的政治去為一己一派的權位與兵動武，

草菅人命，殺人盈野，使國家萬劫不復。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先生在位時，政策遭遇了困難而一再自動下野觀變，都是「天下為公」的好例。毛澤東當權後的排斥異己，清算鬪爭，三反五反，文化革命，就完全是為了保住護權的「天下為私」。不要說將來史家會對他大張撻伐，就在他死後不久屍骨未寒時，他自己的同志、革命伙伴便開始鞭屍了。不但「四海」會保不住，連床頭人江青在他死後不到一個月便被關起來，後來被判死刑。這都是「不仁」的結果啊！

聖文  
文庫

# 少年行全一冊

曹志源教授著  
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作者以高深文藝筆調，對出生以來社會動亂，國家災難，戰時年幼從軍，軍中生活趣事，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悲劇，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要目有：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附錄：金沙坡之憶、祖國的召喚、世界粗話大觀、名人當衆入睡趣聞等篇，老少各界咸宜。三十二開本，二百五十頁，十餘萬言，現已出版歡迎購閱，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